

凡人素描
护花使者

李秀玲

春天踏青，油菜花一大片一大片地盛开，给大地铺上一层金黄的外衣，引来嗡嗡叫的蜜蜂，也引来一大群赏花的人。

三八节这天，三板溪公园的油菜花开得热烈又飞扬，花丛里有时髦的女性和调皮的小孩钻来钻去。

“再进去一点，那一丛好看。”

“对，把你前面这朵摘下来，挡住右眼。漂亮！”

细嫩的花秆在不经意的踏足和回眸一笑之间倒下。它们看到了清晨的日出，却再也看不到黄昏的日落。

“那边穿红衣服的老师，出来，出来。这里不能进去。”

“带小孩那个，莫进花丛，就在外面看。”

“看花赏花莫摘花，人美手美心更美哟。”

我正蹲在田埂边专心拍一朵花，一个红衣女子从我眼前窜出来，扫兴地说了句：“讨厌。”

我站起身，左右看了看。几个高矮不一，胖瘦不等，穿着醒目的荧光黄背心的人，正在四下走动，劝阻那些钻进花丛拍照的人。

离我最近的一个，个头儿高高瘦瘦，皮肤黑黝黝，留着干落的板寸头。他穿着一件白色黑领的长袖T恤，同色系的长裤，破旧的胶鞋，右手拎着一个七分旧的保温杯，目光锐利，四处逡巡。

刚刚那些声音就是他在大声地提醒。他们应该是附近的村民义务来当值守巡逻的志愿者吧。

他也注意到了我，咧嘴一笑：“喔，这个美女拍照就很自觉嘛，就在路边拍，莫进去把花踩烂了嘛，看花也要爱花啊。”

不知是阳光暖和，还是受了表扬，我的脸有些发红，鼻子痒痒的。放眼望去，偌大的油菜花田像一匹上等的汉代梨黄织锦，光泽鲜活，立体感十足。而穿梭在其间的，除了飞来飞去不停歇的蜜蜂，还有这一群不知疲倦的志愿者。

走得累了，也拍累了，看看时间已是五点过。我慢慢往回走。路上碰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哦，是刚刚离我最近的那位志愿者。

他站在碎石路铺成的小道上，背对着我，身前是一片油

菜花，身后也是一片油菜花。此刻，西斜的光打在他的身上，清晰、明亮。我拿起相机，迅速地按下快门，拍下他的背影。

他似乎有所察觉，一下子转过身来。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额头上有几道如刀刻般的抬头纹，目光清澈。

我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：“老师，累不累哟？”

他其实已经不记得我是那个被他无意中表扬过的人了。看着我的相机，他的眼神警觉又有点犀利：“你拍我干什么？”

“拍你巡逻的照片啊。”边说我把相机递给他看。

他看了看照片，眼睛眯成一道缝，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。眼角的皱纹好像又对折了一番，脸上全是横的竖的粗的细的线条。

我也对着他露出友好的笑容。他看着我，收住了笑容。故作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我有什么好拍的嘛。天天守在这里。你们自觉点，我们事情就少点，没那么累哈。”

“那你们一天要在这里守多久？”

“守一天，休息一天。这些花全是我们种的，洒水除草，巡逻，维护秩序，过几天还要忙哟。”他扭过头看着夕阳中的油菜花，脸上的神情既得意又欢喜。我一下子想起了动画片里的小头爸爸，像，真是太像了。

“你们才是真正的护花使者。”我冲着他比了个大拇指，他有点不知所措，又有点局促不安，似乎没想到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守护而感谢过他们。他抿着嘴，转过身去，朝着夕阳走去，拎着的保温杯也跟着他的动作剧烈的晃动起来。

微风吹过，油菜花一连串地点头，似在对他们致谢。他的背影虽然瘦弱，但我知道，他的眼中一定闪烁着温柔的光芒，一如这和煦的春风般治愈人的心灵。

(作者单位：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)

诗/绪/纷/飞
古韵新声三帖

黄中成

阮郎归·归来

冰雪犹裹万重山，朝霞送我还。舷窗望去过银川，苍茫天地宽。别塞外，向江南，烟村溪水边。蒔花煮酒做神仙，系舟绿柳前。

杏花天·北国初雪

冬君偏爱银色好，上枝头，梨花争俏。踏关瘦马雪压草，池畔柳条白了。登高阁，疑春来到，又不是，絮飞凤号。落日如盘悬铁鸟，万里霜天曼妙。

桃源忆故人

东郊借问春何处？几片带香花雨，燕子双双寻路，散入雕梁户。烟波画舫桃花坞，十里蒲兰鸥鹭，无事清风前去，吹皱纱帘幕。

云烟



鲁川

春天的别离，是不是一抹云烟
白云下的村落，有多少伤痕
才能被清风缠裹

我怀疑我的人生，即将抹去
褪色那一丝红晕，只是在一刹那

多么的陡峭，一步一梯
只有落日，才能攀登上去
只有鸟翼，才稳坐钓鱼台

淡若云烟，淡若过去
如果平静，也可以静静覆盖
那么这世界，就真如那只小白兔
安静，平和，白茫茫
湿润如初

很多时间，我都对着天边发呆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生/活/随/笔

陪女儿吃火锅

唐文华

重庆火锅以麻辣著称。据传全国吃辣省市前五：湖南、重庆、四川、江西、贵州。我是湖南人，生活在重庆，湖南是辣椒之乡，重庆是火锅之城，所以绝对不怕辣。刚入伍那些年，没有辣椒吃不饱肚子，抓一把干辣椒就能下一顿饭。

然而，岁月不居，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大概是50岁前后，并未刻意戒辣的我，开始惧辣，厌辣，躲辣，直到如今一概不碰辣。当然，也有特殊的时候，就是爱女返渝必吃火锅，我乐意作陪，还主动埋单。此即爱屋及乌吧！

女儿嗜辣，全赖内人教女有方，从小培养，其不满半岁，便用筷子蘸辣诱之。还有，小女生于1997年，与重庆直辖同岁。其婴幼儿时段，我喜欢携其参加单位年会，年轻的叔叔阿姨们甚是喜欢，陪她玩，逗她吃，让她很小便适应了渝菜的麻和辣。长大后更是见辣则喜，无辣不欢！这一次，我们看中了网红打卡点，一家被市民称之为开在轨道下的坝坝老火锅。位置在渝北狮子坪，离重庆北站不远。坐在那里吃火锅，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列车穿梭而过。我们一大家子，下午5点多便抵达并占据有利地形——空气流畅且方便看轨道和夜景的包间。因当时生意太好，咱们一边等上菜一边闲聊，吃火锅时的话题，自然离不开一个“辣”字。

我问女儿：“你们公司总部在贵阳，贵州人吃辣有啥讲究？”她介绍，贵州位于云贵高原，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独特的地理、气候、土壤、水质条件促其盛产多种肉厚、油润、鲜红、香辣各具特色的名辣，全省种植面积近500万亩，暂居全国之首。黔地美食如贵阳辣子鸡、都匀糟辣酸、侗乡腌辣鱼、铜仁包谷酸辣子、紫云猴场辣椒面、遵义辣得笑酱板鸭等，更是风靡全国，名扬海外。

她还告诉我，同处云贵高原的云南人，也喜欢吃辣。云南德宏有一种个头不大，色泽鲜红，皮有皱褶，辣味扑鼻的怪椒。早年因大象一不小心用鼻子触碰在辣椒上，被辣得狂奔不止、狂吼不止、狂甩鼻子，怪椒也因此得名“象鼻辣”。据说象鼻辣还是世界上最辣的辣椒！

我说：“不对吧！据我所知，我国辣椒种植面积，产量销量均居世界第一，但是最辣的品种却不在中国而在印度。即产于印度东北部的魔鬼椒，亦称“断魂椒”，好多年前在吉尼斯评选中被认定为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品种，当地人相信它能够把魔鬼都辣跑。”

说来也巧，2019年底，我曾随战友金球、月贵共3家人到印度旅游。期间，我特意向曾来中国留学，会讲汉语的印度导游库马尔特请教，他在自助餐专门指认了魔鬼椒。可惜的是，因惧其辣我未能一尝。

边吃边聊中，已到酒足菜饱的时候。我们慕名而来，好在品尝之后，感觉没有失望。几位年轻人评价道：底锅牛油味醇厚，煮什么菜都很入味，果真是越吃越香，越吃越麻，越吃越辣，越吃越想吃……

只是难为了老夫，找小哥要了一大碗白开水放在面前，吃前先涮两下。至于味道，感觉大同小异，没啥特别之处。就像不懂酒者喝茶台与老白干一样，差不多吧！

(作者系重庆资深媒体人)

新/作/者
窗户

李星



一套房子最重要的是窗户，就像一个人的眼睛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窗户是一幢房子的灵魂。

我家阳台旁边这间卧室，就有一扇大大的窗户，正对着小区的大门。小区内花台里的各种花儿不断争奇斗艳，十多种叫不出名的树高高耸立着。紧挨着窗户前面摆着一张写字台，上面放着我的一个像册。我经常站在窗前看窗外的风景，有时一坐就是半天。

离窗户最近的外面刚好有一株蜡梅树，它的顶端与窗户同高，三十多根枝条上开满了蜡梅花，蜡梅花的花瓣有五层，每层都有四五瓣花叶错落有致的围绕着，中间是几根细细的花蕊。风起潮涌，蜡梅花的香味就是从窗户这里扑进来的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端起一杯茗茶，不由微闭双眼，抿了一下嘴唇上的余香。

相思不休，爱无尽头。最难忘的莫过于我还在读书的时候，母亲每次做完饭都会到窗前盯着大门的方向，盼望那个放学归来熟悉的身影，然后急不可耐的喊道：“快点回家吃饭了”。母亲每次到窗前的那种眼

光充满期盼和焦虑，我只要走到大门口就会习惯性的看看我家窗户，看母亲是否又在那里等待我的出现，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现在。母亲从黑发等到白发，习惯性还是早早坐在窗前等我下班，亲自给我开门，让我回家有归属感。

有一次，我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到很晚。一走进小区，老远就看见我家的那扇窗户灯依旧亮着，熟悉的身影也还在那里张望。母亲还时不时的咳嗽一声，让声控的路灯永远保持亮光，为我照亮回家的路。母亲在窗前也有哭过，那是父亲过世的时候，母亲望着窗外发呆，暗自流泪，连续在窗前待了好几天。

每隔一段时间，我就会将玻璃窗擦拭得干干净净。窗外的天空里，季节的花朵曾经肆意开放过，但花开了，又谢了，但生活里该有的欢欣和鼓舞一直都那么强烈。时光飞逝，窗外的世界演绎着四季轮回，有晨曦到来的振奋，空气中溢出阳光的味道，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如新。

(作者系开州区作协会员)